

“仕隐两得”王摩诘(四)

叶嘉莹讲诗歌

王维“未能免俗”之处

王维很年轻就考中进士，因为他懂得音乐，所以担任了一个官职叫“大乐丞”。不久以后，他就被贬官放出首都，最后贬到济州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做“大乐丞”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大乐丞”是掌管音乐的官署。当时，官署里边有一个舞蹈叫“黄狮子舞”。中国舞龙舞狮由来已久，但是如果狮子披上黄色的、金光灿烂的装饰，就只能舞给皇帝看。而他们随便就舞了黄狮子舞，因此触犯了皇权。不过，王维到济州后不久，又回到长安，之后他曾经担任监察御史，曾经到塞上劳军。劳军，“劳”字读四声。王维对于感受方面是很敏锐的，很能够掌握和表达，他到塞上一看到大漠风光，就写了一首诗《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注意“国”字，应该是入声字，是仄声)。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我刚才说了，王维一方面有他艺术上的感受、对形象的运用跟掌握，另一方面，他有非常理性的用心跟安排，而且我要说的是，他“未能免俗”，就是非常世俗化的安排。有的人真的是没有世俗的东西，像陶渊明，他可以写很世俗的事情，写农夫，写野老，写种田，写锄草，但他的感情、灵魂、精神、思想是绝不世俗的。王维这个人就很奇怪，他有时候写大自然写得非常艺术化，非常超脱，非常有美感，可是又忽然间写出非常世俗的安排。对于王维这一点，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

所以他出使到塞上，“单车欲问边”，他是个使者，不是将军，没有带着大队的兵马，只有一辆车，“欲问边”，就是来到边塞慰问。“属国过居延”，戴君仁有注解，说“凡言属国者，

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后汉书》郡国志》说，“凉州有张掖、居延属国”，就是说它是依附于中国的，可还保持了自己的国号。王维经过了边疆很多依附于中国的外族小国，经过了居延，“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征蓬出汉塞”这一句，有两种情形，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实景，就是现实的景物。有一种草叫“蓬草”，据说头很大茎很细，所以秋风一吹，茎就折断了，于是草的头部好像荆棘一样很多刺跑出来，满地乱滚，叫“蓬”。“蓬”随风飘转，可以飘到很远，所以叫“征蓬”。他说我在塞外，看到很多蓬草随风翻滚，离开了我们中原地带，来到汉的边塞。还有第二层意思，就是寓言他自己出塞。他说，我就像征蓬一样，离开了自己的中原，来到远方的关塞之外，所以是“征蓬出汉塞”，是写景，也是自拟。“归雁入胡天”，因为来到了塞外，所以是胡天，北方的天空。孟浩然曾经写，“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胡地的天空，跟楚地的天空有什么不同？诗人一下子就看出来了。胡天是怎么样的天？杜甫写过胡天、胡地，“陇草萧萧白”，“白”字是入声字，塞外的风光，一看就跟中原不同。杜甫说你看山坡上的草，秋天一片枯干的白色，“陇草萧萧白”。“桃云片片黄”，桃是洮河，中国北方的一条小河叫洮河，上面每一片云彩都是黄色的。为什么？因为塞外都是黄沙，所以天上的云彩都是黄色的，风沙一卷起来，云彩里面都是沙。这个我也看见过，我小的时候在北京，冬春换季的时候最喜欢刮大风，把北方下来的黄沙都刮进来了，天都是黄色的，一点都不假。我们那時候说下黄土了。我清楚地记得，我小弟出生的那天，天上都是黄的，地上一下子就一层

黄土。所以王维来到边塞，“征蓬出汉塞”，是满地的飞蓬，天上是满空的黄云。还有归雁，“归雁入胡天”，因为大雁是冬天向南飞，春天向北飞，所以雁就在那黄云的天空之中，“入”是没人，看不见了，没入黄云的天空之中。

再往下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真是名句。《红楼梦》中香菱跟林黛玉学诗，林黛玉说你要作五言律诗，先把王维的五言律诗多背几首，好好去琢磨它的滋味。学作诗，不用多讲，自己多看，多念，多想一想。后来香菱就来见林黛玉，她说我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看就想起我有一次坐船从一条河边经过，眼前的景物就是如此。香菱说王维写得非常好，又说，有的时候王维用的字，看起来很笨，“落日圆”，太阳当然是圆的。“直”“圆”都是很简单的字，可是又想不到更好的字来替代。这就是最精辟、最正确的一个字。从前法国的莫泊桑跟福楼拜学习写小说，福楼拜给他写信，信中说你要找到最正确、最恰当的一个字，这在法国创作的文学理论上叫“一语说”。莫泊桑就把从前写过的很多东西都烧掉了，重新再写，所以他的短篇小说那么精炼，那么能够掌握重点。所以找到最正确的字，就把形象正确地显现在眼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写得那么开阔，那么雄壮。而且真的是塞外风光，你如果不来到塞外，哪儿能看到这么广远的景色。一片沙漠，大漠。烟，塞外可能有烽烟，也可能有烧火煮饭的炊烟。如果在静定的空气之中，烟会直直地向上升。而且你看得那么广阔，一缕白烟直上，河水从天边流过来，是长河，河边上新一轮血红的落日，显得那么大那么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真是有画家的眼光，掌握了这个形象，而这么真切这么正确地表达

出来。

然后，“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他走到了萧关，在宁夏固原东南。“萧关逢候骑”，碰见一个候骑。什么是候骑呢？就是那些站岗的哨兵。到了边塞，就来到萧关，碰到骑着马的哨兵。“都护在燕然”，《汉书·西域传》说，日逐王，一个外族的王，带了很多兵来投降。护都善以西的使者，叫做郑吉，来迎接他。“因使吉护北道，故号曰都护。”于是就让郑吉同时率领了北方很多属国，他可以保护很多的属国，所以叫做“都护”，这是在北方边疆防守的，可以统领很多属国的都护。“都护在燕然”，《后汉书·窦宪传》说，窦宪跟北单于，就是匈奴的一个王打仗，率军大破单于军，“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记汉威德，令班固作铭”。“燕然”是汉代的时候，班固写《封燕然山铭》赞美窦宪的武功，所以燕然山的“铭”是歌颂武功的。王维用的是一个汉代典故，因为他出使塞上，他是赞美塞上镇守边塞的将军的。那么像这种写法，我认为就是“未能免俗”。他说一些世俗上的歌颂赞美的话，不是真的感受，也不是真的感情。像我们上次所讲的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中间有一种朋友的感情。而现在王维镇守边塞的将军也没什么感情，也许他们从没见过面，他只是觉得我到塞上来，就应该歌颂赞美他一番，所以王维有的时候“未能免俗”。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翻花绳

向萍

一根绳子，不长不短，穿梭在指尖，翻来翻去，就转换成各种样式的图案……这叫翻花绳游戏。小时候，一群小孩子聚在一起，常常一待数小时，玩得不亦乐乎。

翻花绳，道具简单，毛线、麻线、纺织线、头绳……两头系在一起，套个死结，短短数秒钟，游戏工具就大功告成。

翻花绳游戏，主要依靠手指操作。每个造型图案，需要手指完成撑、压、挑、翻、勾、放等一系列精微动作，左右手配合一致，每根手指巧妙分工。游戏调动了手指、手腕、双侧肢体的统一大行动。

翻花绳，不挑合作对象，两人即可，而且简单易学，随时随地就可“开战”。

最方便的是，翻花绳道具轻便，放在兜里不占位置，稍有空闲就能掏出来和小伙伴们酣战一盘。

尤其是下雨天，一群野孩子无法外出溜达时，翻花绳就成了首选游戏。“石头剪子布”，划拳定先后，一人举绳、一人翻，谁翻得多，翻得花样最复杂，且能不散架、不打结，就算赢家。

翻花绳一般都是女孩子的强项，眼明手快，动作麻利，一挑、一绕、一转、一钩，绳子就如变魔术似的，变出“手绢”“牛眼”“窝兜”来……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记不清当初是谁取的，反正大家都这样叫。还别说，这些名字和翻出的图案样式，真的很神似。

翻花绳看似容易，对于手脚迟钝的人来讲，失败也是兵家常事。或许还没几个回合，就陷入僵局，绳子打了死结。

老家巷子里有个小男孩，最喜欢凑在我们一群小女生中玩，他长得虎头虎脑，走路慢悠悠的，我们都喊他“小摸摸”(寓意盲人走路，用手摸来摸去慢吞吞的样子)。

每次我们几个小女生玩翻花绳游戏，他就呆呆地在一旁看热闹。有一次，见他看得很出神，一副迫不及待想参与的表情，我们就同意他加入游戏。哪知他笨手笨脚，绳子似乎故意跟他过不去，一会儿就僵旗息鼓了，绳子

打成的死结，让我们几个人解了半天。

“算了算了，我不玩了！”“小摸摸”一脸诚惶诚恐，随后他讷讷地请示：“我帮你们举绳子，可以不？”

就这样，“小摸摸”成了我们翻花绳的义务举绳人，只要有他在，我们几个小女生再也不用划拳，排着队任意翻，“小摸摸”一直举着双手，套着绳子，乐呵呵地看我们跳跃“指尖舞”。

我自小就是个“鬼精灵”，翻花绳是出了名的“高手”，每次和小伙伴们过招，赢的时候多，而且我一向瞧不起男孩子的笨手笨脚，不屑和他们玩。

不过，有一次，我败在了一个男孩手中，他长得细眉细眼，说话细声细气，外号“假女娃子”。

玩起翻花绳游戏，“假女娃子”动作娴熟，下手很准，每次变换花式，都一气呵成，几个来回，不相上下。最丢脸的是，当我翻不下去的时候，他灵机一动，用小拇指巧妙勾起绳子，然后大拇指往外一翘，一钩一提之间，他就翻出了一个我们从没见过的新样式来。从那以后，我经常和“假女娃子”过招，技术越翻越有长进。

翻花绳，其实很需要开动脑筋。如何下手？从何处下手？该上翻还是该下翻？最后是不一样的效果。

小时候，没有电视，更没有让人着迷的电子产品，一群孩子围在一起，一根不到半米的绳子，也能玩得其乐融融，直到夜幕降临，老爸老妈的呼叫声此起彼伏，大家才恋恋不舍回家。

有一年，当兵的隔房哥哥从部队回来，捆绑包裹的绳子是罕见的黄色尼龙线，非常漂亮，被我一眼相中。这根绳子长短适中、粗细均匀，而且不易断掉，非常适合我们翻花绳。

这根花绳，令小伙伴们都无比羡慕，我也视为珍宝，它几乎陪伴了我童年所有的美好时光。那些翻花绳的悠悠记忆，跳跃成一首最美的“指尖舞”，简单而纯粹地快乐着。



《烟雨大江》

卢先庆 / 摄



雨泽下庄

赖扬明

初识巫山县下庄村，源自于一次图片展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双双眼抬头向上看，有人说他们是在看天空，也有人说他们是在看山顶，而我觉得，他们是在看希望。他们，经历风霜的脸展现出的是平凡与朴实，干裂出血的手捧出的是勤劳与希望，半边锅里煮的是勉强填饱肚子的温饱，一双双沾满泥灰和血丝的草鞋抒写的是艰苦与奋斗……。

下庄村是平凡的，平凡的犹如瓦砾，只能供养一颗种子生根发芽；下庄村是渺小的，渺小的亦如星星，让你在繁星密布的天空找不到它的存在；下庄村是平淡的，平淡的好似山泉，只能品出泉水润喉的清涼。正是因为这样的平凡、渺小、平淡，在浙江、广东、山东等省市，都有下庄村的同名。检索发现，不等不靠、艰苦奋斗……，成为了下庄村的共同属性，都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典范。

下庄村，是一个热搜词。它的热度在于下庄精神，从曾经的寂寂无名成为如今的热点打卡之地。

没有什么比精神更富足的。下庄天路诞生了下庄精神，对精神的崇拜，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新追求。

去一睹天坑下庄原始风光和感受下庄精神的润泽，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事情。

从巫山县城出发，经一小时车程，即可抵达下庄村。一行人不只是为了峡谷风光而来，则是慕名下庄精神而往。

上午10时许，刻在石头中的“下庄村”三个大字告诉我们，已经抵达目的地。

刚下车，天空作美，便下起雨来。我们没有选择躲避，而是接受雨水的洗礼。正值庄稼生长时节，雨水便是上天的馈赠，大自然的恩泽。风雨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风伴随着雨，轻拂村庄。

下庄村是安祥祥和的。依山而建的农舍，白墙红瓦，任凭袅袅炊烟在微风细雨中娓娓道来人间烟火；应节而开的石榴花，火红炙热，在和风细雨中倾听来客的欢声笑语；远道而来的车辆，依次停顿，在簌簌而落的雨中感受下庄的款款深情。

这雨水，下的及时。村民很是喜悦，他们高兴地对我们说，尊贵的客人带来的不一定是阳光，而是一场及时雨。

来到接待中心，接待人员告诉我们：108名庄稼汉绝壁奋战7年，其间6名农民兄弟献出宝贵生命，终于修通8公里“天路”的壮举。他还告诉我们，来到下庄村不能不去拜访一个人，他就是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被誉为当代愚公的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

前往下庄谷底，我们没有选择交通工

具，而是选择徒步。

朋友说，如果来下庄，不去用脚步丈量“山凿一尺宽一尺”精神宽度，“路修一丈长一丈”精神长度，那就是违背了来下庄的初衷。

为了真切感受下庄精神，我们拒绝了雨具，徒步冒雨进行。

在山顶端的观景平台，俯身看去，谷深山陡，峭壁上顽强生长的草木叶片颤巍巍的，害怕一不小心，就被雨珠绊倒下去，当然，我们也是看得胆战心惊。

转过身去，就是一个偏岩洞。狭小的空间里，一口只有半片的铁皮锅搭在一个不成型的灶台上，在无声地告诉我们，一群修路人蜷缩在里面，未能尽享应有的一日三餐。烟熏过的石头，似乎在说，饥饿可以忍一忍，但是出头之日不能再等。

如果有酒，我很想举起酒杯，给他们暖暖身，也为自己壮壮胆。但是，这里只有雨，在他们凿山修路的日子，替他们解渴，煮饭。此刻的耳畔，雨声就像是钢钎的声音，在这峡谷中回响。

徒步其间，我们都不敢大声说话，担心声音过大会震动峭壁上的石块。脚步轻轻地，雨声盖过了脚步声。

步行到半山腰，远处的瀑布倾泻而下，发出令人发怵的声响。当然，它的壮观



巫山

傅天琳

在长江第二个峡口，巫峡
我找到了巫山
找到了生命起源的地方

我一定来自龙骨坡
一定是巫人的后代

因为我体内有那么多云雾、树
那么多灵性而奇崛的岩石
那么多惊涛骇浪

我一定是由岩石和水堆积而成

所以我需要诗歌
需要美丽浪漫的传说
需要巫师为我祈祷、驱邪
需要铁、需要坚硬、需要风雷雷霆
需要对万物保持永久的忠诚

我亲吻岩石
日复一日，就成了它的手臂它的肩胛
人们口口相传，我又回到活物
脸上挂着冷峭，肌肤富含水分

我翻开山水，一朝朝一代代
我就成了它的星空
成了它持续发光的词语
成了李白、杜甫、元稹、李商隐
成了一千年后参加国际诗歌论坛的诗人

我要像红叶一样
站在百丈危峰之巅
从石缝，从石缝的悬棺里
把先人的灵魂一件一件捡回来
放在博物馆
让时间低下头来向他致敬

我相信光芒已击穿最黑暗的肉体
每块岩石都潜伏着巫人的精神

转瞬即逝的美
常常让我们措手不及
所以我四季烟雨，紫气蒸腾
我要让人类的灵感与智慧
不受限制地在巫山流动

